

谈通鉴论

一
函
九
册
函

讀通鑑論卷二十二

船山遺書二十四

衡陽王夫之譏

睿宗

國無正論不可以立睿宗表章死於武韋之禍者太子重俊與焉韋湊斥之爲亂賊請奪其節愍之謚論之正者也重俊之惡非但蒯瞶之比也或曰韋氏不誅而中宗弑禍深於南子三思逸產祿之誅而亂天下惡劇於宋朝重俊誅之視蒯瞶爲愈矣曰非然也君子之惡惡也誅其意而議刑也必以其已成之罪而不可先其未事早施以重辟三思謀篡於武氏之世旣不成矣韋氏之行弑在重俊死

後之二年當其時篡弑未形而億其必然以稱兵嚮闕欲
加刃於君母其可乎且夫重俊之起非果憂社稷之危爲
君父除伏莽之賊也韋氏以非其所出而惡之三思崇訓
逢其惡而欲廢之重俊不平而快一朝之忿恐不得立而
持兵脅君父以爭之據鞍不下目無君父更何有於嫡母
充其惡之所至去商臣劉劭也無幾非但如蒯瞶之惡醜
聲而逆行也則重俊之惡浮於蒯瞶奚容以韋氏三思之
罪爲之末滅哉韋氏淫縱以蠱上三思崇訓懷逆以思逞
其已露也人得而誅之非但臨淄王也其未露也唐有社
稷之臣廢韋氏諸武法之所得行也而獨重俊則不可

申生自靖而不得謚爲孝重俊何節之可稱而奚足愍乎
夫韋氏三思之謀危宗社重俊興兵之名也苟有其名子
得以犯父而殺母亂臣賊子誰則無名而大逆安所戢乎
韋湊之論所以大正人紀而杜亂萌也惜乎睿宗之知而
不能決也

奪情之言揚於廷人子之心喪於室矣蠅蚋不嘅生而嘅
死有以召之也而況紛呶自辯以與公論相仇史嵩之李
賢張居正楊嗣昌之惡滔天而無可追矣唐欲奪蘇頲之
情李日知銜睿宗之命至頲家諭之曰知見其哀毀不敢
發言人子於此豈更有言之可出諸口乎耳聞命而心裂

目對客而神傷人且自疚曰斯言也胡爲而至於我之
君不我諒我之爲臣可知矣友不我恤我之爲子可知矣
我誠禽獸也乎而忍使吾親有禽獸之子乎至於敦趣不
已而待我之固辭罪已通於天矣又從而爲之辭以冀苟
畱則犬豕不食其餘弗問人也夫人之惡有待吹求而始
顯者有不待吹求而無不著者奪情之惡一言以折之一
峯念菴幼元之參劾其猶贅辭乎子曰女安則爲之奚足
辯哉喪親若蘇頌者可矣

太平公主謀危太子宋璟姚元之請令於東都安置睿宗
曰朕唯一妹豈可遠置東都悲哉其言之乎自武氏之殄

唐宗慘殺其子而不恤於是高宗之子姓上及於兄弟芟夷嚮盡所僅存者三人而已父闇而不能庇其生母憐而不難置之死又繼以韋氏宗楚客之淫凶睿宗之與公主其不與中宗同受刃者幸也原隰之哀伊誰相惜凋殘已盡僅保二人詩不云乎將恐將懼惟吾與汝況其同氣之親乎故姚宋之言社稷之計也睿宗之盡然傷心亦詎可決於一旦哉公主之習於悍戾也耳習於牝雞之晨日習於傾城之哲貞士且不保其貞而況婦人其蔑視宮闈操廢置之權朝章家法亦未可遽責以順者雖然豈遂無以處之哉公主之忌太子也尙含惡怒而未發竇懷貞以

遠州長史遽起不軌之心導其邪而爲之結黨俄而遷侍
中矣同三品矣爲左僕射平章軍國重事矣於是崔湜蕭
至忠岑羲競起比附以取相李日知韋安石衰老庸沓而
無能正劉幽求孤立以爭而流竄及之於斯時也姚宋位
大臣繫物望得與睿宗之密勿夫豈不可早聲懷貞之惡
以弭湜羲至忠之姦而黨援未削遽欲取睿宗患難倚存
之一妹正國法以擯斥之睿宗之心賊而羣姦之計得矣
無懷貞湜羲至忠則公主之惡不足以發徒遠公主而羣
姦在位翟弗方涉蒲州召命旋還京邸其必然之勢矣睿
宗之不忍於公主者性之正也情之不容已也患難與偕

義之不可忘也若懷貞輩之於唐九牛之一毛耳無德望之繫人心無勳勞之在社稷流放竄殛旦命下而夕伏辜一白簡之勞而已姚宋何憚而不爲乎卒使睿宗不能保其恩元宗不能全其孝公主不能免於死羣姦惡已盈而始就誅唐之社稷又岌岌矣姚宋不能辭其咎矣唐初之習氣士大夫過惜其類而相容忍賢姦竝列而不相妨甯得罪於天子而不結怨於僚友以宋璟之剛弗能免也元之之智以圖全又何望焉

按察使之設自景雲二年始觀李景伯盧僔之言則所遣者御史也時議分天下爲十道道遣一使按察又分二十

四都督糾察所部刺史以下善惡嗣以景伯備上言生殺之柄任太重用非其人爲害不小而罷之罷之誠是也而景伯備謂御史秩卑望重姦宄自禁則有未當者何也官之得人與不得不繫乎秩之崇卑也唐之刺史漢之太守也守郡而兼刺察之任其權重矣任重秩尊而使卑秩者臨其上以制之則爵輕爵輕則不足以立事而規避以免責刺史懷規避之心則下吏侮之豪民脅之而刑政不修新進之士識不足以持大體而樂毛擊以詫風裁賢者任私意而虧國計民生深遠之永圖不肖者貪權利而無持綱挈領匡扶之至意秩卑者望奚重哉徒獎浮薄以灰牧

守之心故景伯備之言非治理之經也命卿貳以行但任以糾察而不授以生殺兵戎財賦之權又何任太重而專私爲害之憂乎按察使之設後世踵之而其法有二一專官也一特遣也專官者任之久而官於其地其利也久任則足以深究民情博考吏治不以偶爾風聞瞥然乍見之得失而急施獎抑其害也與郡邑習處而相狎不肖之吏可徐圖訢合以避糾劾特遣者出使有時復命有程閒行亟返不與吏親事止參糾他無適掌使畢仍復其官其利也職有專司威有獨伸無狎習比昵之交無調停遷就之弊其害也風土未諳利病不親據乍然之聞見定臧否於

一、朝賢者任氣而不肖者行私。此二者利害各半而收其利免其害則無如特遣而緩之以期任之大臣而不以爲升遷之秩則代天子以時巡而民不勞。代諸侯之述職而事不廢。因時制宜。慎擇人而飭法以簡斯爲得中之道乎。若夫過任都督使之畸重則天下且不知有朝廷而唯知有都督。節度分疆而唐室以裂。行省制命而元政不綱。皆此繇也。則景伯備之請罷之誠定論也。

元宗

言治道者至於法而難言之矣。有宋諸大儒疾敗類之貪殘念民生之困瘁率尙威嚴糾虔吏治其持論既然而臨

官馭吏亦以扶貧弱鋤豪猾爲己任甚則醉飽之愆簾幃之失書筴之餽無所不用其舉劾用快輿論之心雖然以儒者而暗用申韓之術將仁恕寬平之言堯禹湯文孔孟其有獎亂之過與仁而弱寬而縱崇情以戡法養姦以病民誠過矣然使其過也果害於國果賊於民則先王旣著之於經後世抑守之以律違經破律取悅於眾而自矜陰德則誠過矣欲謝其過抑豈毛舉癘求察人於隱曲聽情民無已之怨讟信士大夫不平之指擿辱薦紳以難全之名節責中材以下以不可忍之清貧矜纖芥之聰明立難撓之威武也哉老氏以慈爲寶以無爲爲正言治言學者

所諱也乃若君子之言曰寬曰簡曰不忍人曰哀矜而勿
喜自與老氏之旨趣相似而固不同科如之何以羞惡是
非之激發妨其惻隱邪絕人之腰領死者不可復生矣輕
人之竄逐棄者不可復收矣壞人之名節辱者不可復榮
矣唯夫大無道者怙終放恣自趨死而非我殺之自貽辱
而非我辱之無所容其欽恤耳苟其不然於法之中字櫛
而句比之於法之外言吹而行索之酒漿婢妾之失陷以
終身當世之有全人者其能幾也惡非眾惡害未及人咎
其已往億其將來其人雖受罰而不服公議亦或然而或
否欲堅持以必行而抑自誦矣徒爲繁密之深文終以沮

撓而不決一往惡惡之銳氣亦何濟於懲姦而祇以辱朝廷羞當世之士邪夫曰寬曰不忍曰哀矜皆帝王用法之精意然疑於縱弛藏姦而不可專用以要言之唯簡其至矣乎八口之家不簡則婦子喧爭十姓之間不簡則胥役旁午君天下子萬民而與臣民治勃谿之怨其亦陋矣簡者寬仁之本也敬以行簡者居正之原也敬者君子之自治不以微疵累大德簡者臨民之上理不以苛細起紛爭禮不下於庶人不可以君子之修論小人之刑辟刑不上於大夫不可以胥隸之禁責君子以逡巡早塞其嚴刻之源在朔法者之善爲斟酌而已元宗初親政晉陵尉楊相

如上言曰法貴簡而能禁刑貴輕而必行小過不察則無煩苛大罪不漏則止奸慝斯言也不倚於老氏抑不流於申韓洵知治道之言乎後世之爲君子者十九而爲申韓鑒於此而其失不可揜已

夫苟欲自全其志行以效於國則樂黨淫朋以敗官常也必其所不欲爲乃立身無玷而於邪佞終不得而遠究以比匪受傷勢成於無可如何而正志不伸修名有累者抑何多也張九齡抱忠清以終始夔乎爲一代泰山喬嶽之風標爲李林甫所側目而遊冥寥以消矧弋觀其始進奏記於姚崇可以得其行已待物之大端矣其言曰君侯登

進未幾而淺中弱植之徒已延頸企踵而至豈不有才所
失在於無恥至哉其言之乎夫以鴻才偉望一旦受天子
之知爰立三事隆隆炎炎熏蒸海內物望之歸如夏雲之
蟲興春流之奔湊所不待言矣於斯時也有所求而進者
進矣無所求而進者進矣有所求而進者志在求而無難
窺見其隱也無所求而進者徐而察之果無所求也是其
爲樂我之善玉我於成以共宣力於國家者乎於是樂與
之偕而因以自失夫惡知無所求而進者爲熏蒸之氣所
鼓動不特我不知其何求使彼自問亦不知其何以芸芸
而不自釋也無他淺中者其量之止此而弱植者自無以

立待人而起者也俄而勢在於此則集於此矣俄而勢在
於彼則移於彼矣害不及而避其故也如驚福不及而奔
其新也如醉君子小人一伸一屈數之常也言爲之易其
臧否色爲之易其顰笑趾爲之易其高下則凡可以抑方
屈而揚方興者無所不用與斯人居而上不病吾君下不
病吾民中不貽他日之恥辱者鮮矣故天下之可賤可惡
君子遠之必夙者唯此隨風以驅隨波以逝中流而不知
事會之無恆植弱而不守中心之所執者也生於教衰行
薄之日履物望攸歸之位習尚已然弗能遽易惟有杜門
卻迹留使怨謗勿與周旋以自立風軌而已耳天下方亂